

【中國僧伽生活專輯】

白雲深處古刹多



「住」是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一環。翻開歷史，從最早的穴居，到今日的大廈公寓，居住條件與環境一變再變，不但空間分配與運用大不相同，日常起居更隨之而異，不再像古代只是單純爲了避風雨寒暑及野獸侵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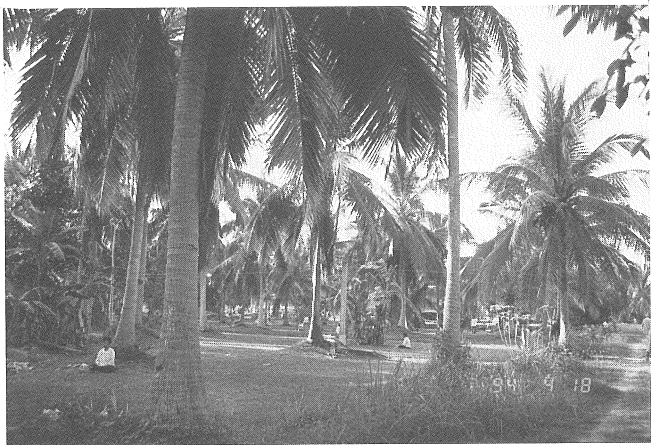
同樣的，佛教經過二千五百年的時間變異和萬多公里跨山渡海的空間轉換，僧人居住的品質，不管是居住條件、空間分配乃至起居習慣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革。

佛世比丘依樹下住

「少欲知足，精進辦道」

佛陀成道之後，開始說法濟生的工作，席不暇暖地在恆河兩岸教化。隨佛出家的弟子們跟著佛陀過著遊化的生活，白日遊行乞食於村落，暮時禪修止於「阿蘭若」（遠離人群喧鬧

的寂靜林野），或息於塚間（適合修不淨觀），或住於樹下（見樹葉顏色轉變，易生無常之想），或露地坐，不管那一種，皆爲捨離對自身的愛著，思惟正道，過著少欲知足的生活。其中以住於樹下最爲普遍，是比丘「四依法」之一。而所謂的「住」，是「但坐不臥」，爲的是讓比丘破除對色



◎於樹下或露地禪坐，念萬物無常，思惟正道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編輯組

身的執著，時時保持警覺，專注修行。然而印度五月至八月是暴雨急驟的雨季，在這段時節裡，遊行與樹下住皆諸多不便，不僅所著的衣物常淋得既濕且重，攜帶吃力，行走疲勞，甚至人也有被大水吞噬的危險。更何況這是草木生長的時期，路上處處都有蟲蟻，此時出遊難免踐踏生草傷害

蟲命，所以佛陀將每年雨季定為「安居期」，比丘可以在有覆蓋的固定處所夏安居，平時才住在樹下。

「僧伽藍的緣起」

隨著出家僧人增多，集會需要一定的場所，每年雨安居時更需要有專門的住處，加上信眾要求供僧，因此便有伽藍的產生，伽藍即是僧院，指的是僧眾居住辦道的宅舍。

第一位供養房舍給僧眾的居士是頻婆娑羅王，他在王舍城的迦蘭陀竹林內建造了「竹林精舍」，佛陀的行脚才有了駐錫之所。後來又有給孤獨長者、祇陀太子在舍衛城花園中，修建了可容三百人的大室、禪房靜處六十三所，以及冬室夏堂、廚房、浴室、洗脚處及大小圍廁等各種設備，這就是有名的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與竹林精舍，並稱為佛世最初的兩大伽藍，佛陀駐足其中說法多年。

佛陀並制定了營造伽藍的基本法則，佛弟子如大迦葉尊者等，都曾親自帶領建造僧舍。當時的伽藍只是眾

僧集體居止修行的處所，佛陀曾對諸比丘說：「若用居止房舍、床褥、臥具，非為利故，非以貢高故，非為嚴飾故；但為疲倦故，得靜坐故也。」從早期的樹下住到住僧院，比丘住的方面仍以維持色身所需，以便修道為原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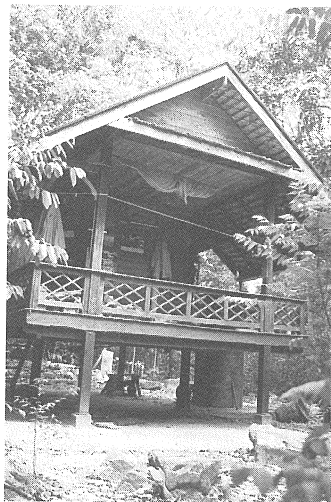
除大伽藍外，尚有小型的小屋，稱為「蘭若」，須建於離村落三里的僻靜地方，為少數或個別僧尼的修行所。另有在山林中開鑿的石窟，亦為

僧人的住處，一般是開鑿岩窟成一長方形，入口處開有門窗，窟內中間大廳為僧人集會、經行之處，兩邊排列著僧房。



◎住在「阿蘭若」，身寂靜，心隨之寂靜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

佛滅後，塔與石窟的興起

佛入滅後，佛弟子為紀念佛陀，開始建塔，早期的伽藍，那怕是一所用樹葉建造的茅蓬，只要那裡有座塔，有人經常說法，四方僧眾即可入內洗足安床，自由來去。而一所完備的伽藍則另有一些特點，譬如門前有一座建築名叫「門前水閣」，是一個以泥壺藏水的地方，主要是供信眾在入寺之前淨面及洗手足之用，這個特點在傳入中國之後，演變為寺院前的蓄水池、蓄水缸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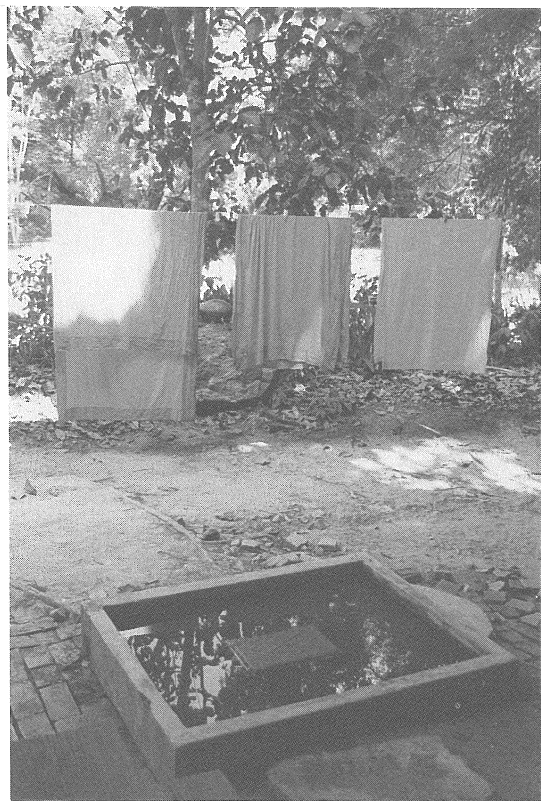
石窟則始自於阿育王時期，有兩種基本類型：一為禮拜窟，造有塔及佛像等供人瞻禮，是眾人聚集禮拜的場所；一為禪窟，為僧眾禪修和居住的地方。禮拜窟的構成是一長方形前室和一圓形內室，前室為講堂，左右

中國佛寺院落式格局，空間功能

豐富

〔第一座佛寺——白馬寺〕

東漢明帝年間，印度高僧攝摩騰



◎在殿前水池中淨面洗足之後，才能入殿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開鑿許多小型石室，僅可容納一人，以便僧人住在裡面坐禪苦修；內室為圓頂建築，是全窟的中心，室中刻有一座象徵佛陀涅槃的塔。印度早期的禮拜窟沒有佛或菩薩的像，而晚期的石窟則除了塔之外，佛像隨處可見。

這些石窟在佛教傳入中土以後，

對敦煌、雲岡等石窟產生了深厚的影響，只是中國僧人絕大多數住於僧院，並無住在石窟中的傳統。因此中國石窟一般很小，沒有集會講經的講堂，大抵都是雕像畫佛，作為觀像之用，而在洞窟的前面或旁邊另建寺院，作為僧眾居住和集會的地方。

、竺法蘭應邀來到洛陽，住於鴻臚寺（朝廷接待外賓的機構）。朝廷在洛陽

雍門外另建一座精舍供他們居住和安置佛像經典，稱白馬寺，是佛教傳到中國後的第一座僧伽藍。後世沿襲，

便將僧人的居所稱為「寺」，又稱「院」。

〔早期以佛塔為主體〕

佛教傳入中國，早期建築以塔為

主，塔建立在寺院的中心。庭院有廊圍繞，正中庭院的前面有殿堂，房院爲僧房。北朝時王公大臣施捨邸第爲佛寺成爲一時的風尚，這些寺院因原係私人住宅，很少重新造塔，而以正廳供奉佛像代替佛塔。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漢式佛寺佈局已基本定型，採用中國傳統世俗建築的院落式格局，院落重重，常有數十院之多，層層深入，迴廊周匝，廊內壁畫鮮麗，琳琅滿目，引人入勝。

〔後期以佛殿爲主體〕

隋唐時代，佛寺建築就逐漸改變過去以佛塔爲主體的佈局，而以佛殿爲中心了。許多寺院無塔，即使建塔，也另闢塔院，置於寺前、寺後或兩側。按照中國的營造法則，在南北中軸線上爲主要建築物，在東西兩側爲附屬設施，佈局對稱。

但也有一些例外情況，如唐百丈懷海禪師創立禪寺的僧居，稱爲「叢林」，却主張不立佛殿，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六〈禪門規式〉說：「不立佛殿，

唯樹法堂，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。」故深山的一些寺院，最初只有方丈、法堂、僧堂、寮舍等建築，並不設佛殿，與佛世伽藍的風格最爲相近。法堂是代表住持說法的地方，是當時寺院中最重要的地方。

北宋以後，所有寺院都建立了佛殿，因禪林規模日趨龐大，僧衆與信



◎「方丈」原是一丈四方的房室，印度僧房多以方一丈爲制，後專指住持的居室或客殿，現在則轉爲對住持的尊稱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衆漸增多，爲接引信衆及應檀信要求作佛事，只有住持說法的法堂是不夠的，建立佛殿是必然的趨勢。叢林寺院遂逐漸形成諸宗大體一致的規制格局：寺院主體建築一般按「川」字形布列，包括供佛、菩薩、護法神像的三門殿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觀音殿、地藏殿、伽藍殿；安置法寶藏經的藏經樓；供祖師的祖師殿；供講經說法、集會、坐禪、傳戒用的法堂、禪堂、念佛堂、學戒堂；供僧衆起居、接待用的方丈、茶堂（方丈接待室）、客堂、僧寮、客寮、延壽堂（養老之處）；容四海雲遊僧的雲會堂；藏舍利、骨灰的佛塔、塔院、海會塔，置鐘鼓的鐘樓、鼓樓，及放生池、蓮池、亭台園林等。

明代以來，最常見的「伽藍七堂

「的建築格局，一直沿襲至今，七堂爲佛殿、法堂、僧堂、庫房、山門、西淨、浴室。另設轉輪藏殿或藏經樓，便於僧衆習讀之用。「西淨」又作東司淨房，即是廁所。此外在佛殿、法堂兩側分建祖師堂（西側）、伽藍殿（東側）。而整個寺院由多層院落組成，形成僧衆獨特的宗教生活區，也形成信衆禮拜遊觀場所、僧俗學修道場及園林、佛塔等集於一體，具中國特色的綜合性佛教設施。今日我們走入佛教寺院，多能見到這般具有豐富空間語言的建築特色。

台灣由於土地面積限制，寺院建築規模均較狹小，配置則承襲傳統。而式樣方面，多模仿早期中國傳統建築及唐式建築格局。因應現代的弘化，也有教學大樓、講堂、教室、圖書館等現代建築，其中以台南開元寺最爲完備。

「白雲深處古剎多」

中國寺院絕大多數建於山中，或依山而建。東晉慧遠大師居廬山東林



◎「法堂」是寺裡的講學中心，「藏經閣」則安置法寶藏經，供僧衆研習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◎「庫房」是寺院的財務部，負責購置應用品等，使寺務能進行。

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寺，與隱士二百餘人結白蓮社，同修禪淨，從此開啓山林佛教，佛寺多建於山水之間，名山、古剎相得益彰，歷代詩人作了無數佳句吟詠。如唐僧靈一的「僧院」有這樣的描述：「虎溪間月引相過，帶雪松枝桂薛蘿；無限青山行欲盡，白雲深處老僧多。」僧院築於山水之間，一來在遠離塵世的紛擾，僧人較能專心修行，與佛世

比丘選擇寂靜阿蘭若處，是相同的道理；二來山區面積廣大，可建造完整、寬廣的寺院，僧人也在大自然的薰陶中，體悟真理、蘊育道業。

「共修共住，陶鑄身心」

中國叢林有嚴格的共住規約，如：不得竄窠閒談、不得閒遊各處，無故不得三人聚論及大聲喧嘩，有事外

出或回寺須告銷假，其餘生活各事，如沐浴、洗衣等，也都各有規定。因叢林的生活強調的是「共修共住」，過的是團體的生活，須隨眾作息，任何作息以不擾眾為原則。對自己而言

是收攝身心，不令放逸，藉由團體的砥礪，陶鑄身心。金山江天寺共住規約即記載：「……務在安定學者之身心，不得放逸，而後能究明己躬下事，至悟心法源底。」對團體來說，則是道風的維繫與建立，故祖師大德莫不以住叢林、守清規為要。又凡衣鉢

結語

空間會影響人的行為及生活形態，僧人居住的空間及空間內提供的內涵，與僧人的修學息息相關。從住樹

戒牒俱全的遊方僧到寺，都可掛單，暫住於雲會堂，須遵守共住規約。過一段時日，經住持同意，亦可留下，成為該寺的僧眾。

除了叢林共住規約，僧人生活舉凡洗手、登廁、沐浴等等皆須以佛法提醒自己，起正念、發廣大心，如「以水盥掌，當願眾生，得清淨手，受持佛法」、「洗浴身體，當願眾生，身心無垢，內外光潔」，這些相應的偈頌所製成的標語，在寺院各角落隨處可見。

下到住寺院，在不同的居住空間裡，僧人所面臨的挑戰或許不盡相同，在居住的品質已提昇的今天，如何在物

欲上淡泊，又配合現代的居住設施，提供良善的空間與內涵來推廣佛法，應是現代僧人所要努力的方向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- 一、方立天，《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》，桂冠圖書公司，七十九年六月。
- 二、李濤，《佛教與佛教藝術》，水牛圖書出版公司，八十一年六月。
- 三、褚柏思，《佛教的文化思想與藝術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七十年九月。
- 四、佛日，《寺院建設漫談》，《法音》月刊

- ，八十年三月。
- 五、李玉珉，《印度支提堂之淵源及發展》，《佛教藝術》雜誌，七十五年五月。
- 六、圓慈，《錫蘭的寺廟》，《法音》月刊，八十年十二月。
- 七、釋印順，《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》，《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與開展》，正聞出版

- 社，七十八年十月。
- 八、王景琳，《別具一格的衣食住用》，《中國古代寺院生活》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。
- 九、魏承思，《中國佛教僧侶的生活方式》，《中國佛教文化論稿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九月。



◎走進寺院，首先會接觸到負責接待客人及內務的「客堂」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